黄勉齋先生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勉齋先生文集

(一)

黃　幹　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爲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及出而從政。施爲本末。卓有可觀。不合於時。引身而退。其出處亦與文公相類。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微焉者也。師弟子淵源授受。一盛於洙泗而再盛於伊洛。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好學。而曾子爲能傳道。伊洛高弟如游楊呂謝輩。彬彬盛矣。而考其所學。尙未見許於其師。甚矣。盛德之難。雖親炙於至聖大儒之門者猶然。先生志堅思苦。文公蚤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是聖門之顏曾也。余嘗誦先生之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其誨學者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勵與教人者。確乎其至實。凜乎其至嚴。見道之明而守道之篤如此。眞可謂不負師傳者也。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遣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編禮之命。深衣之付。於門人弟子中親倚獨切。豈偶然哉。先生政事亦絕人遠甚。如辨和州獄。感夢井中。築安慶城。事不費而民賴之。辟荊湖幕府時。慷慨事功。使得究其設施。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乃當事者忌而擠之。而先生亦無復用世

意矣。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如文公時。何其盛也。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選而刻之。其義理精微。文章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嚮師弟子淵源授受之故。讀者可以慨然興起矣。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冬長至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受業朱熹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之熹作竹林精舍成遣榦書有他時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有託可無憾矣榦持心喪三年調監石門酒庫韓侂胄謀用兵吳獵帥湖北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施行荒政具舉旁郡饑民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知安慶府金破光山安慶相去不遠民情震恐榦修守備分城爲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日治府事夜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成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勞以金帛嫗謝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霖潦月餘城屹無虞舒人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我者黃父也徙知和州榦移制置李珏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繕器以資其用不過數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珏往維揚視師招榦偕行珏幕府多輕儇之士僚吏謀畫皆沮抑人心不附時流移滿庭而諸司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揚州辭郡乞祠閉閤謝客復與珏書曰浮光敵退已兩月不知吾所

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堅甲利兵。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肝胎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謀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答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軍士聞之。豈不痛憤。且觀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聞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睹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食酒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饑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同幕共詆排之。未幾。光蘄黃州繼失。斡力辭。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忠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召斡入對。在位者忌斡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乃羣擠之。斡遂旋里。弟子日盛。借鄰寺以處之。質疑請益如熹時。命知潮州。辭。乞致仕。卒。贈朝奉郎。謚文肅。

黃勉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銘
卷之五　記　序
卷之六　題跋　啓　擬奏
卷之七

公劄　雜著　祭文
卷之八
行狀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與晦庵朱先生書

榦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輩使麤知孝弟忠信每自謂苟心於此亦庶幾職分所當然者聞有親舊之子爲之授句讀解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年長好讀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更相勸勉舉業聽其自爲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程某曰者所當遵守也榦大要且勉令立志其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有不甚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爲可慮耳警勵之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甚

榦同二姊領女兒輩以十九日達侍旁途中賴尊芘皆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歡喜蓋桑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者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未易釋耳三哥苧溪得爲一宿之款意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諒深慰愜莆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今遣六人幷轎往從之趙帥小不安未欲見之渠遣人相呼昨晚往見之問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榦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搜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政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

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姦猾幹答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爲他理會況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冤抑安能不爲之動心帥卻云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閒人吏羣立不欲力與之辨似此等議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爲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寇嘯聚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大半幸已撲滅此皆非細故石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不知其故呂子約除藉田令方郡儉彙征不知子約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旋其閒否幹一兩日人事擾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尋繹遺經足以自樂未有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蒙誨賜慰此拳拳幸甚

與某書
名失

林井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甚以爲念及得此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爲恨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先生拳拳宗社之意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疏亦是一事也幹衰病之軀日困多事自妨已業甚以爲懼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个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幹自治未至何以教人顧誦先生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賴以自警耳幸先生有以警教之精舍朋友聞稍有人雖多方以禁之而卒不能以尼其來亦足見先

生之道益尊。而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楊丞此來。留半月餘。學者如此人。誠不多得。其胷襟無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出。亦不甚能問辯。且自言其平生仕宦。視辛幼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若其有所得。卻勝似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鞏仲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蕭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稟。則又止似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喬入幽。大爲失計。讀書似得路徑。漸直亦勉其再往。然苦多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觀其氣象。亦漸律帖。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旦翻然棄其童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丁寧誘掖以漸。缺一葉

與辛稼軒侍郎書

幹拜違几舄。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賤之迹。久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慰拳拳慕戀之私。惟是有懷未吐。而舟馭啓行。深夜不敢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眞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閒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爲明公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於外者。內不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雜揉。賢不肖混殽。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

以仁厚揉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爲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況敢望其相與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爲明公用者。無其人也。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爲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與李敬子司直書

幹視事已月餘矣。此邦較之臨川。互有難易。臨川困於臺府之應酬。此邑卻無此撓。然寓公士人頗難制。又卻不如臨川也。一切付之不恤。寓公之家以勢擾民者。只得按法治之。向來朔望、縣官皆先謁其門。今亦不講。士人之無賴者痛懲之。想此兩邑人日夜蓄憾。爲乘隙見攻之計。此亦每事愈加縝密。使之無隙可攻。更須月餘。事緒已定。比之臨川。卻有讀書工夫。有疑當請教也。吾輩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覺民窮已極。州縣開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眞虛度歲月也。

幹以一身當衆怒。凡寓公之家。無不見怨者。蓋平日豪橫成風。不容不痛治也。然爲新淦百姓吐得一口氣。便罷黜亦無憾矣。得計使書云。國錄兄忽不相樂。契兄亦且不直之。何故至是。自古諸賢共事。亦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捄之。不必至於已甚。每讀樂毅復燕王書。有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之語。未嘗不三歎。以爲去古未遠。有此君子長者之論也。今幕中二賢。一旦浩然有此去志。不知置此老於

何地邪吾道窮矣朋友大家扶持植立何者爲人何者爲我吾輩中得一人肯忠實爲國不私於家則亦宜扶持之不須太相咈外間傳播又是道學中一段笑怪語也方以賓主俱賢一道仰賴爲幸忽聞有此爲之悵然想今亦已無他矣更千萬釋然乃幸契兄游處先師之門有年矣一時從游如此老者能幾人國錄兄平日尤寬博雍容豈不能調護此老而至於此邪徐兄相處半年天資粹美更須力學乃佳諸子賴其教誨多矣歲晚告歸附此草草不及拜國錄兄書煩致意承許下訪甚幸蓋此邑不振久矣得上幕臨之見其敗壞源流而白之上司以爲百十年之計一邑之幸也

幹自別後又得溝使書縷縷甚感贊助之意但凡所主意無非以寬恤爲念此吾儒分內事但今州縣間有甚不得已者又須是更以身體之也職田之狀想已爲言之此亦不得已之一也幹妄意本縣同官委是俱賢凡不肖得稍安其職者皆同官之助也昨在臨川最苦同官不效力今得其如此甚以爲幸輒有薦賢之狀兩緘望契兄爲裒以達溝帥得與不得不敢必而同官之誼當如此也亦望游談爲幸姚君用提幹亦望提起今世人物大率只得此樣彼善於此則可矣況姚之廉謹公勤又非時輩所可望邪顓人草草亦欲知職田作如何施行也

幹屏居麤遣惟是雖脫吏役而家事未免關心亦不得以一意講習耳新年又六十有八矣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煒曄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以是深以爲懼鄉閭朋友絕少昨自臨川經從有李武伯者舊亦嘗得從游見其志慮堅篤因

與之歸此。留三閱月。嗜學不倦。歲晚言歸。恐其荒怠。因勉其往承教誨。更望扶持之爲佳。老來但覺切己務內之味最長。甚恨不得款語也。三山

聞趙倉相與之意甚厚。想協贊之力居多也。朝廷須檢舉。歲月恐亦不容閒退耳。樂則行。憂則違。惟義是從耳。初亦何心哉。榦閒居無他。以舊居迫窄。不足以容孥累。又念此身已老。亦欲爲久居之計。架小堂於屋之後。不敢求華美。但百物旋措之故。久之不就。更旬月可以告成矣。閒居無朋友講習。秋試後須有一二相識可以相聚。諸子亦可督以讀外翁之書也。伯量許下訪吉父得書亦云。果爾。何幸如之。近於鄉閒取得禮書來。內有先師親題編禮人姓名。晚年大段留意於此。不及見書之成。無窮之恨也。榦於喪祭二禮。編得甚詳密。先生以爲禮書所編皆不及古。當更仔細看過。若可繕寫。卽尋朋友在官者寄去鈔錄。可入禮書數中。其他亦皆須研究。但最苦是無朋友商確。其次是無錢可僱人鈔寫。及供朋友檢閱。甚以爲撓。若伯量肯來。又能爲之多方鈔化。得裏足及編書之費。來此相聚數月。以成先師之志。何幸如之。生平讀書多疑。無人講問。苦不可言。尊兄恐越境亦難。若伯量來訪。俟其歸。榦當送之往麻姑。約從人一出。亦可爲旬日之集。榦若措置得家事定。疊此閒難得朋友。亦只得挾策求教朋友也。便出外一兩年。亦無害也。因作伯量書。煩致意。促其來。尤佳。

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曾點言志。乃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

以此而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榦頃於曾點言志一章未嘗見得分明。今無從質正。輒述己意。望相與訂正之。

榦抵臨川已兩日。省劄既到。而臺評予祠之報亦下。勢所必至。遂得杜門送老矣。向來及門之士。惟尊兄端可承衣鉢之傳。世事一切。皆不足道。惟有勉進所學。以答先師屬望之意耳。至望至望。臨川諸人向學者有數人。甘吉父終是得其大者。今亦同胡伯量送至麻姑道間。又得款語也。屏居如常。無足道者。少小見前人所以艱窘之狀。今已不啻足矣。特帑累十六七年。隨乃翁從宦。煖衣飽食。似不能堪。而又往往不能謀生。然此乃造化所以深愛之也。閒居可以讀書。特以喪祭二禮編次未畢。不能不以此關念。玩索之功。不得精專。特反身一念。不能不自勉耳。李貫之一世奇士。而止於此。每切憐之。前承陳寺丞已爲立祠。遂爲記其所以立祠之意。亦使往來者知有吾貫之也。更得司直同南康諸人與貫之厚者。各爲題數語。以見其爲人。庶幾祠可以不廢。亦足以見吾輩交游之情也。三山

榦屏居如常。人事絕不講。每月一出謁府主。餘則並不出。亦殊省事。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多讀書。尚氣節。立志甚篤。趙季仁以其爲人異日所到。當不在李貫之之下。亦各有所長。然亦眞不凡也。得眞景元書。嗜學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其護法大神也。先師沒。今賴有此耳。可喜可嘉。陳師復已爲貫之立祠。此公眞使人不能忘之。師復刊其詩。以爲祠乃僧所立。未免爲著數語。以見吾人愛貫之之意。亦足以使學者有所興起也。

余國秀兄已爲古人。今其家何如。子弟何如。甚可傷也。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師。不無歎恨也。方明父遠來相訪。衰老廢學。甚孤其遠來之意。志氣甚篤。殊可愛敬。蓋其源流固有自來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庶幾矣。今欲再趨函丈。使得與課社朋友往復商確。當不爲無益也。

昨迓曹帥人行。嘗拜狀。當無不達。陳寺丞潘謙之歸。具知近況之詳。尤以爲慰。且承有訪戴之興。一動亦非易事。況筋力亦豈得與曩時竝邪。黃守鄉人。自此可以書問往來也。長沙之役。今竟如何。想已有定論矣。黃守不相識。聞其人亦賢。州縣事體。大非昔日之比。曹簡夫不來。此閒老稚如失怙恃也。斡終日杜門。每月一謁府主耳。來年正月。便習學致仕。併州郡亦不出謁。後年正月。眞不出矣。當初只帶得一團血氣。幷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還天地父母耳。先師發明義理。至精至備。後學難得擔負者。向來只得一李貫之可望。乃至於此。去冬有蜀人家擯字本仲者來訪。與之語涉月。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伯仲耳。近來諸生伏闕之書雖是次名。實則首謀。故書中言蜀事最詳且切。已試中優等。近聞其丁家難而歸。與黎郎中名伯巽者同舟而歸。渠亦甚欲一見。契兄可使人於九江探問。若舊之一相見。亦佳。此閒得楊志仁相聚。謙之又歸。殊不落寞。岳陽方兄又遠來。殊不易得。饒兄諱魯書意向甚正。但得朋友多。斯道有傳。則先師爲不亡矣。近讀中庸。因推考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

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向來朋友在湖中者。亦切放倒其他。所至寂寞。獨南康得契兄與諸賢維持。講學最盛。先師有望。每恨不得生長周旋其間。但不知於身心上點檢處如何耳。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惟契兄爲彼中宗主。更望以此律之。則庶不至流而爲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爲己者也。明道尙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爲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以及於此也。

復江西漕楊通老　揖

幹連日獲侍教誨。益見都運國博德盛仁熟。無非切實之論。經歷州縣。採之輿論。皆以爲凡所施行。最爲得體。謙抑下問。且俾述愚見以備參考。辱愛予之厚。不敢自默。竊以爲都運國博今日爲監司。與前日爲州縣不同。今日之精力。亦與向日不同。頃嘗見相識云。雷聲發杳冥之中。如嬰兒然。及其擊搏。則裂大石拔大木。有不可禦者。監司之風采亦然。故施行之間。不可不審。志氣雖不衰。而血氣有盛衰。耳目聰明一有不及。施行之間稍有差誤。則關繫甚大。而人亦得以窺我矣。十年以來。朋友之於國博。特以爲有德之

君子耳。自積溪金陵龍舒之後。人皆以爲有用之才。則今日施行尤宜謹審。以全令名。使善類賴以增氣。而吾鄉有光矣。邵康節云。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所謂萬人者。以其能盡萬人之長。以爲一己之長也。今幕中有二李。是天相國博以爲腹心股肱耳目之助也。願國博虛心誠意以待之。凡所施爲。必咨度而後行。則彼有所聞。不傾心而相告者。無是理也。國博又以所見與斟酌。則何事不濟耶。幹嘗竊謂監司以按察爲任。且先留意於州縣之官吏。頃見章漕在建寧。嘗招在書院。案無他書。但有官員名銜册。舉以相問。俾據其所知之善否優劣以對。則自用筆誌之。不惟於幹爲然。每遇相識。必孜孜訪問州縣之閒。去一贓貪之吏。則一州一縣受其賜。一州一縣得一廉勤公敏之人。則一州一縣皆可委以裁決。如此。則我可以端坐持綱。而一道肅然。不惟可以集事。而又可以怡神養壽。世道窮蹙。人物凋零。有如國博者。尤當厚自愛重。不宜以細故自弊也。一路人物。幹不及盡知。吉州萬安有李知縣。名東、字子賢。邵武人氏。頃嘗來考亭從學。亦精敏可喜。江州德化有王知縣。名貫之、字仲甫。婺州人。頃與之同在吳德夫幕中。亦醇實不苟。皆可委以事而觀其能。陳子華在湖口尤可託。如此之類。更宜博訪。若每郡得一人。則一郡之事皆可委之。或鄰郡之事亦可委之。人之冤抑必獲伸。政不必自責效於一身。心力耳目之閒也。大抵江西健訟成風。砍一墳木。則以發塚訴。男女爭競。則以強姦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爲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爲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念切。嫉惡之意深。鮮有不爲之動者。故凡有訴州縣理斷不當之法。莫若且索案或具因依申。不可便予決也。若便追人。若便送獄。

曲直未明而被害已多矣今日之病兵不素練糧不素儲卒有緩急何以支吾竊日夜有不恤緯憂也之兵非漕司所掌糧食一事恐宜加意今歲江西雖小歉較之常年亦爲樂歲朝廷既不知糴大家亦有餘粟更須算計漕司財賦除起解之外不若以羸餘委州縣廉明官吏擇稅錢最多人戶平價和糴或萬石二萬石隨吾錢之多寡收糴於南昌江濱置倉盛貯每歲增益若歲有凶歉則平價出糶旁郡凶歉可移以賑之若加之師旅則亦可資以給餉歲或屢豐則以代輸上流州縣之綱運而取其合運之綱米以塡入此以新易陳之策也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以爲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然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爲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罔當教提學豈可不提之耶須是立爲規程宿學教授每日必入學諸生讀書必有課程教授點檢其勤怠而賞罰之旬申提學亦開遣有學術德望之人巡視之又以見教授之能否而殿最之異日必有人才可爲世用此其爲益大矣今之爲運使者未有知此者也不惟今日數十年亦未有知此者也自我舉之則將有聞風而視效者矣此非細故也與其徒拋東湖之美名而不思教養之實義者大相遼絕矣所謂規程者更須熟思之幹今亦欲行之於新淦俟有規模亦可相參考也東湖亦當撥入州學如嶽麓之例也今日最急莫如官會最不可不奉行且得先備文牓以告戒之一條戒官吏之蔑視而不奉行者一條戒百姓之不肯行使者一條戒頑民之誣告把持者三者竝行可也至於實政專委李司直巡行體訪李司直耐辛苦不憚奔走而又忠信可託也其法無出於鹽錢若申朝廷乞降下鹽引自販自

賣。如福建之法。與商賈竝行。人食賤鹽。而官得見錢。善之善也。然世俗多憚煩。又難與慮始。無心膽。必有破其說者。其次則莫若先取諸郡之鹽價於隆興前後兩江之所差鹽官。遇鹽船至則籍其數。仍問其所發賣之地。分州縣官爲置場椿積。以純會子還之。然後均之鹽鋪。拘其見錢。所謂鹽客者。本以會子買鹽。今以會子還之。何所不可。彼之欲得見錢者。不過私下低買官會。此最亂法之民也。見錢多則官會有可兌之處。會價自高矣。計無出於此者。但其間防閑斟酌。便宜與二幕上下其議論也。此數事既舉。則使臺亦可以安然無事矣。最切要是且宜清心省事。有張元德甘吉夫處於內。有李國錄李司直處於外。而國博提其綱領可也。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惜之。此幹所以不敢自外而輒進狂言也。

與或人

讎恥之未雪。竟士之未復。中原之地化爲腥羶。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間。聖君賢相。更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恥。率以牽制而不敢發。某官誠不顧羣議。斷然必爲。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以亮其心也。蓋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耳。自舉兵以來。所向敗衂而不如吾意者。閣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爲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爲不智。不告則爲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既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舊。一旦有事。又不肯力言其弊。更張整刷。而各自懷私。迺因循偷取爵秩。爲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忠於國家者哉。雖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

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不謹事既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爲害又有甚於始者此榦所以深爲憂也榦自荆襄來江北之地莽爲丘墟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凜凜若不可以終日入江南之境則不復知其爲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征戰之事者入浙東之境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如太平之時而採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駭者此榦前日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今兩淮荆襄如彼而內地如此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閣下欲知之乎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身然以閣下特賜垂問榦而不言是亦無以異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往腹誹心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閣下不信人耳閣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國乎豈不欲名譽著於後世乎豈不欲上無玷於祖父而下以垂訓於子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閣下何患而不從今乃相視而不肯言使閣下徒以一身朝夕營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謀閣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豈若衆慮之精乎榦自荆襄往來薛吳二宣撫間見其所謂之事無一不從閣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祿保位自不肯言耳

與胡伯量書

榦碌碌賤職無足道身老累重書會所入之薄不足以自活躬耕非所素習捨是無非有害於義惟有祿仕猶法令所許君臣不可廢之義竭力盡職食焉無愧故冒昧爲之幸亦職事麤辦上下不相咈可以苟

歲月耳。但場務事多。無暇讀書。浙右之俗。專務豪奢。初不知讀書爲何事。過從絕少。講習遂廢。是則可恨也。契兄與黃寺丞丈處。彼此當相安。胡不且少留耶。膚仲去歲留此甚久。亦具言相處之適。其長子子華今遂登科矣。恐欲知之。李余二兄力學如此。可喜。近有自彼來者。乃云敬子捨祿仕而放債以爲活。豈亦惡之者之言耶。不知其生事何如。如他無以爲活。卻不若匄祠之爲愈也。

幹衰晚之蹤。奪於兒女之累。不得一意卒所業。朝夕憂歎。虛度此生。若不爲擺脫之計。日度一日。澆然而逝。與枯枿朽株何異。兒女十人。一兒一女已婚嫁。次女亦已許人。今秋可了。更四男子。次子輔年已二十三矣。懵然無所知。然亦幸其靜重知讀書。但頑鈍之甚。留之膝下。無朋友過從。嘗欲遣之遠游。以交於四方之賢者。而廣其聞見。深以未得師爲念。今乃聞契兄寓筠陽。去此十舍而近。敬遣之趨函丈。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每四五日一呼而教之。爲之檢點課程。不惟使之識義理。不爲小人之歸。亦望之使之多聞博識。進可以應舉。退可以爲書會。以不失其衣食之計。幹家世窮空。兄弟子姪輩皆須自撐柱以爲活。非有父兄之業可席以爲安也。若其可教。望收寘席下。雖三五年無害也。此亦月遣人送資糧以與之。幹老矣。一二年間亦有卜處康廬之意。得此子先交彼中相識。異日亦得以老此身也。萬望垂念。

李憲相約爲章貢之行。已治裝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捨。此亦爲之痛徹心肺。以此憂慮熏心。幾成大病。只得力辭之。未知其肯相從否。衰晚絕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閒。且爲卒業之計。豈敢更當此重委。若以此

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承示借先師遺訓已囑小兒輩謹護不敢損失承許以夏初見訪俟有的信當遣舟奉迎輟孫偶以去私醫此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楊敬仲語此自是二陸門戶其學者之說大抵如此專欲上門把人長短又須勒令其人從其說誠足以聳動人聽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某坐某行言之則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盡其某坐某行之意也國秀兄之說似爲得之恨以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

榦一身百慮至上饒又且不免還家看帑累米價大貴四壁蕭然求欲退安丘壑而不可得旦夕又當一出抑何時而已耶回首諸公徒切健羨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註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既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尤爲有味也義理無窮安得朝夕相依以叩請所未聞耶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不然只是侏儒觀優也榦年益老目益昏每念先生諸書向來極欲說得平易使人易曉然今所曉者又只是見得皮殼殊可歎也悉俟面言之近因與蔡兄元思論西銘頗痛快敬子當能言之餘俟騎氣之來耳

榦本是村秀才卻被提從此來又不免別換頭面爲之說法日尋羣豪爲騎射雄飲之習老矣不足追逐然舊病卻自來此爲之頓減亦是頑骨合有許多辛苦分也諸事已見敬子兄書中向使眞得一方之地

使自展布。亦當有可觀。局促隨人後。亦頗覺費力耳。亦只得尋不侵官不犯分事爲之。使吾之志得行。而彼不覺耳。然孰若安坐讀書之爲樂也。兩子來此。卻得課之讀書。其他無可交游者。蓋此閒所習者騎射耳。不知有詩書也。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閒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幹老矣。未能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汩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謂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似浙閒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既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

前日之事。乃知諸公醞釀甚久。惟恐其來。故競起而攻之。要之不能阿世徇俗。尚復俛首從官。此當自責也。第因此遂得裹足山樊。杜門絕交。一意安靜。以終餘年。又莫大之幸也。南康已成聚落。臨川氣象方張。此間亦有朋友。自爲保社。講習益明。不至於微言絕而大義乖。亦先師所望於吾輩也。尊意只得屈意往

白鹿。且以吾道爲念。收拾得十數人。使此道不至湮晦。最急務也。陳守胷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於學問雖未甚加功。然其資其志。不可及也。此而不可相處。則亦難乎望於今之世矣。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幹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絕難其人也。

復胡伯量書

承誨以朋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幹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晳者。眞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此有非紙筆所能盡者。試以叩余李二兄共商確之。安得一見相與劇言耶。恐有未安者。御望垂教爲幸。

幹偶當一職。自不敢苟。以是亦麤辦不然。亦豈敢虛竊廩粟以活孥累耶。承見教講學大略。足見勤篤。師

友所望。道體之說。前已具所聞求教矣。未審是否。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胷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耶。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京之下一叩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繆。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即乾卦。右即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即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榦以貧故。無筆力。且在考亭借書以讀。以故無本。然此大節目。則可以默識。不可便流轉以誤後學也。

聞果州兄之病。令人終日憂惱。又是幾百十年復生得一人如此。況當人物衰微微言將絕之際。豈宜如此。不知此數日又如何。朝夕引領以望音信。又得音信則又驚悸不敢開緘。爲之奈何。諸兄更宜朝夕視之。且以寬釋其意也。回沂之計。且宜遲之。榦在此陳師復又來。皆可差人去使喚。及其他委使。亦可効力。若解舟之後。朋友皆不在側。萬里修途。不得不爲之慮也。

與胡伯履西園書

榦賤迹如舊。去冬復爲此來。更兩三日。即理歸裝。頑鈍無寸進。特此志未衰爾。義理精微。玩索之久。漸覺

前日用工之疏然又安知異日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亦有刻意竭力以不負此心而已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覺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慕恨朝夕不得承誨論君舉陳丈於大經大本固難責以盡合然聞其於制度考證亦頗有過人處善取人者亦資其長以益己而已

復胡叔器書

幹兩歲奔走相望益遠無從晉謁人來兩辱書誨不勝感慰吾輩年益老百事皆不足關心惟力進此道以無負師門爲幸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在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混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幹衰老冒昧此來見是爲貧別無他事日來覺得氣血大不如前已上句祠之請不蒙報可欲歸未能意思昏悶此間本事簡偶值大旱頗覺勞心若得蚤歸靜坐讀書莫大之幸也

復葉味道書

幹衰衰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閒爲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爲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豫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句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爲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

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爲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爲穩當。敏於事而愼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愼者。非以其有餘而愼之也。愼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愼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爲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舊底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舊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暑熱不可言。旦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中。

幹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日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

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此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鶻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而不通矣幹齋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

只是一箇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

幹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幹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爲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爲性無不在之語幷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著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爲思之以見教幸甚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復李公晦書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何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似此可謂大段明白.未審高明以爲如何.更幸詳以見教.

眞文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朱先生以大學爲先者特以爲學之法其條目綱領莫如此書耳若近思則無所不載不應在大學之先至於首卷則嘗見先生說其初本不欲立此一卷後來覺得無頭只得存之今近思反成遠思也以故二先生之序皆寓此意亦可見矣今觀學者若不識本領亦是無下手處如安卿之論亦善但非先師之意若善學者亦無所不可也孔門教人只說博文約禮至子思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首言成善是或一意也

所擬近思教條言仁一也或在首卷矣而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乃在第二卷者首卷狀仁之德公字乃爲仁之法所以屬次卷義利之辨不在第二卷而在第七卷者第二卷只論爲學之法若是利則不可以爲學矣如孟子言舜跖之分則跖豈可以學論哉四子之序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次近思乃雜詩書於語孟也後專言四子則不及詩書汎言讀書則雜以詩書亦各是一意於學者用功初不相悖也義理有疑一段而重出此卻可疑但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句於學者讀書之法頗精密故先言之最後劄記之語稍淺近故列之於後然不重出前數語則又不成文理此不妨重出也致知在主敬前亦當如此若大學或問先以持敬補小學而後及大學則與此不同然若不致知則又不知持敬爲何事耶先生嘗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亦不妨其互相爲先後也凡此皆非大義所係但覺近思舊本二先生所共編次之日未嘗立爲門目其初固有此意而未嘗立此字後來見金華明

友方撰出此門目。想是聞二先生之說。或是料想而爲之。今乃著爲門目。若二先生之所自立者。則氣象不佳。亦非舊書所有。不若削去。而別爲數語載此門目。使讀書者知其如此。而不失此書之舊爲佳。試與眞丈言之。如何。通鑑綱目。昨見舊本。只是周威烈前數段有諸國征伐。至殺戮十數萬人者。皆不載。嘗以稟先生。答云。此豈可不載。遂添得數段。後欲重修而未暇也。如此大部帙。其間豈無疏漏處。然其大經大法。則正大的確。非前輩諸儒所能及也。僭易及之。更幸賜教。

與□□□

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天理之當然。不雜於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量其小大。皆有可收。搜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然處世有窮通。致力有難易。巖穴幽隱之士。刻意勵行。以有志斯道。亦足以獨善其身。

惟夫君相之尊。公侯之貴。天下之所觀瞻。人心之所趨向。誠能篤意於斯道。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國勢於九鼎之重。直反掌耳。是則榦之所以有望於閣下也。

與鄭成叔書

榦同朋友寓蕭寺。終日無人來。乃知山居之樂如此。入城千萬枉道下訪也。承諭記文。筆力低弱。不足以發明尊丈宣義家庭之訓。與賢昆弟相與之情。更幸改抹看如何。一覽棄去可也。記中欲知其爲某人之家。不德不書人表德。甚皇恐。父前子名。則又不得不書名。僭越之甚。（紹熙壬子夏成叔請恰閣記也）傳諭尊丈宣義眷睞之意甚厚。秋深當走求瞻拜無益之書。不敢先瀆侍次。望道謝意。何日復入城。近與朋友看博議。見其考事說理。頗有可觀。反爲衍辭華語所汩沒。閒亦有非出一手者。妄意刪去三取其一。似稍可觀。已祝望之攜呈。試爲一覽。有可疑者。幸相往復。成叔之敏。不過一閱也。

榦昨入城。特暫一兩日。復入山。今尚可爲半月之暫。漸迫俗務。不容久享清福也。朋友去盡。雖無講切。亦頗得自溫習。業與世違。不足道也。昨望之歸。以一書附之。渙達。不審曾至否。子羽尚未來。秋賦甚近。計淬厲日進。以成叔詞氣。當無復堅敵。但更放平。令明白如白居易詩。雖婆子亦可曉。庶讀者不盡費思索耳。不知如何。但榦豈足議及此耶。久旱風雨可畏。近城兩熟之田。皆無所傷。想並濱（疑作海）殊爲此撓。於收刈無阻否。所在或水或蝗。天災異甚。肉食者殊不爲動心也。榦試後多事。欲再尋入山之盟而未能。筆硯已生埃矣。朋友盡散。獨謙之數往來耳。何日入城。得請教論邪。儀禮編次。殊未有倫理。得一二朋友如成叔

之敏。爲兩三日之集。則此意可遂矣。幹日困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爲懼。承日課詩禮。計有新功。世間事無不當讀。況涵泳持久以養情性者乎。但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眞可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汎然徒爲誦記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問輒及之。詩集傳刋本不及見。此卻有寫本。偶鄭子立借去。俟其送至。當納去。東萊詩記。與詩傳雖多不同。然意思寬博從容。卻亦頗有益。

幹罪逆不天。先妣葬事有日。欲啓先人舊壙。舉以合葬。棺爲水所舂撞。雖幸無他。然欹側已甚。有人子所不忍見者。苦哉痛哉。不孝之罪。何以自贖。兄弟相視。方知擇地不可不審。家兄頃亦不以風水爲意。至此方大懼。新卜地特出家兄之見。開穴未數尺。已有涓涓之狀矣。以此遂姑遲之。然家兄嫉季通彦忠之說如仇讎。雖有百口。莫能開釋。付之俗師卜之淫鬼。終恐復蹈前轍。無可言者。身屬卑幼。熟諫不從。只得聽順。中間憂悶不能食者數日。幾至委頓。今卻幸稍能支吾。以視大事之畢。百況如此。亦不如無生也。考亭先生中間得書。一病幾不可救。已遣書相問矣。近卻已安。近聞詆排之意復熾。不知竟如何。此間朋友十數人。卻皆謹愿純靜。有可共學之資。以科舉在近。皆未暇講習。聞家塾相聚者衆。想極有美質。聞望之在彼。幸爲致意。試前能一來山間訪問生死否。戊午

幹禍患餘生。心力凋耗。此間事緒不一。終日應酬無少暇。遇休日且得休歇。喪禮尙未暇修整。禮圖已略觀。更須相見更相詰難。方見定論。自舉業爲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緝萎弱

亦無次序。如醉人說話。滔滔皆是也。如昆仲眞讀本分書。實可爲後生法也。此中兩三般人。有一種直可與講義理者。有一種亦只得令渠讀經史及古人文字。勉命飭行作世閒好人耳。近卻頗似整齊。彼此意思。亦漸相孚矣。長溪楊丞通老來此。此人卻是武彝門樸實做工夫人。無一點世俗態。信道甚篤。深可敬重。度更留此半月餘。不知成叔能及見之否。若撥冗一來。住兩三日亦佳。

榦祥祭在近。意緒摧割。且日與後生習無益之業。尤無好況。朋友講習者。亦苦無堅強奮發之意。此道不明二三千年。方得二三大儒講明。以大振墮緒。欲一一以望之世人。亦難矣。但一向如此。則斯文之不喪者幾希。昆仲不讀世閒書。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者。賴有此耳。類禮此閒全不暇看。大祥在七月初九日。榦欲七月初一日卽請一二長上權齋。榦卽攜喪禮登箕山。作十日工夫。了卻此一事。若彼時得成叔肯來。須省得大半功力也。不知如何。蚤望示報。周禮雖且編得到地官一半。然覺得亦成倫理可觀。今歲若了得此一書。亦是一事。此閒亦有前輩三四家說。略無足采者。以是益覺此書不可不成也。異日更得成叔修成所編禮記。以配此書。更編得祭禮以配喪禮。亦可以少裨世教也。

榦祥祭在卽。哀慕何窮。衰瘁日甚。他無可言者。家兄一房。欲移歸城借屋以居。私竊不便。只得移朋友就陳膚仲舊屋。一兩日須可移。朋友多歸。無復講習之益。可以整治喪禮。適建寧有專人來。又了數日書問。擾擾不可言。小卷已了。卽可附來此中呼書工錄出。如未畢。且將所移喪服制度注疏見示。欲添成此一篇也。大祥。鄉人例用忌日。或疑不得二十五月足日之數。不知如何。試爲思之。

辭祥祭甫畢。哀慕尙深。以家兄一房在山閒未歸。葺治屋舍。以俟其還。遂暫移朋友於膚仲故居。方此擾擾。又聞池陽余景思之訃。殊可傷悼。辦遣一僕往迎護其喪。以是尤覺多事。自顧荒陋。恨無以謝朋友遠來相聚之意。日月如流。此去整整只有百日。卽東西南北矣。八月一日。課諸兒說易一卦。孟子兩版。休日畢集於僧舍。設湯餅供。輪請六七人覆講。不通者罰。從容終日而罷。麤覺意思不惡。承許月半後此來。當不爽約也。類禮日夜在念。此兩日方得下手。喪大記及士喪禮已看過。只是多令互見而注疏只出一處。如此亦不甚繁。更旬日亦可下手鈔寫。但如孟子答滕文公段子之類。亦合入。但未有頓放處。更容盡鈔出。諸經如顧命之類。皆鈔入乃佳。荀子左氏傳之類。卻別作外傳也。更得從者早來。相與詰難。庶有至當之論也。二十五月而大祥。頃亦檢尋。皆無所考。後見馬司公。卻於忌月前一月之末卜忌月內一日祥祭。設使忌日在二十九日。而卜得初一二日。則尙不滿二十四月。只有七百日而大祥矣。不知司馬公何所據。然大祥必須卜日。又不知於何日方卜。前日先妣大祥。只於忌後一日祥祭。又不知果合禮經否。大帶初禮鄭注及疏亦疑其如來諭云云。但士縓辟二寸再繚四寸兩句。卻以縓辟爲句絕。二寸又自爲一句。似不成文理。陳氏禮書卻云二寸者。只是縓辟闊二寸。裨垂者。只是裨其下端二寸耳。其說又謂約組三寸。不應帶反細於組。其說亦似有理。如此。則再繚四寸者。恐是兩面皆緣二寸。則其爲四寸。是否不知如何。玉藻最是說帶處脫爛。不可復考也。今禮書、書帶多於腰閒正結處作兩紐如環。注疏又不及此。不知後人何所見而云。王侍郎遂以爲此卽所謂紐也。亦恐未必然耳。疏中所謂裨其一垂者。初亦恐如來諭

或恐一垂只言不俾腰閒而俾其垂皆不可復考也
陳太丘趙苞二事鄙見亦只如此但趙苞事更索區處使一郡生靈不至魚肉鮮卑不至衝突乃是若只了得自身而百事皆放倒以爲乘障安邊付之能者何不早爲此言而誤人國家事哉要之古人立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法亦正慮其異日之難處也孝叔素聞其豪岩有奇氣每以不得一見爲恨今乃得竊觀餘論甚幸甚慰但不曉包承小人之法如何昨讀管見方疑胡公氣蓋一世乃獨爲此等議論不謂孝叔生平有豪名而亦爲此言也幹比讀東漢黨人事便雖變易姓名爲人傭作以避禍及變易姓名往來京師多所營救故一時善類全宥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熏肉之餘竊弄人主之威禍天惡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刺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包承者小人之所以吉也若大人則身雖否而道則亨矣此大易之本旨也更往復以質其是否乃佳
幹諸況如昨但漸覺多事不得一意讀書爲撓誌文後別改定數處亦只是刪去冗辭今所指摘數處極是俟改正卽託舜和書之但既不足以發揮潛德又豈足以刊之堅珉也哉（已未春成叔有外祖母之喪此時求墓誌於先生也）
幹頗苦多事七家兄方遣女六家兄復治行墳禁之訟復興撓不可言更旬日後又自爲治裝之計矣相別無日月爲之悵然後月廿日以前更能一來與朋友相聚否此閒三五同舍天資粹美志向堅確其他亦大率循循雅飭幹之荒陋又愧見之故尤望成叔一來與之相款以別也令外祖母節志之高鄙文不

足以稱之。又加以勒石。重自愧耳。

榦入栗山。因訪必大。過節方歸治行。冗擾不可言。自惟不才。竊聞先生長者之餘論。不爲鄉人朋友所鄙棄。復欲與之爲筆硯之交。義不容辭。開正又復東下。但處非其位。向賴成叔諸兄相與維持。得不至疏脫爲幸。世俗淺薄。深恐因此遂蹈悔尤也。然天理人心有不可泯滅者。擇其善者相與勸勉。亦足以少助吾道之勢耳。

榦諸況如昨。病軀漸向安。然亦未十分脫體。亦漸可觀書矣。師亡友散。所恃者書册矣。益不敢不自勉也。昆仲相聚。日有新功。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胷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閒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以涴吾靈臺也。近偶思九月以下之喪。除服月日。先儒所未說。漫記一段。託望之錄呈。試一觀是否。幸見教。庚申

榦一歲之中。災禍沓至。餘殃未殄。半月來疽發右臂。徹夜痛楚。心煩意亂。亦幾不救。然禍患更嘗已熟。亦不知死之可畏而生之可樂也。先兄一房。存沒罔寓於此。爲計甚深。而親故莫能悟也。歲晚當一歸。爲先兄辦葬事。須得一見。榦諸況如昨。無足言者。俟先兄掩壙後。卽歸。度十二月初五六間到家。不知能一出相聚否。諸事悉面言。茲不暇及。但有一事。陳彥忠以九月廿四日死於建寧之客舍。無以爲棺斂之資。嘗率此閒親故助之矣。然後事可慮者甚多。鄙意欲得成叔爲之糾率鄉閒朋友嘗與彥忠往來者。如寅伯

大哥舜和謙之子立履之用之諸人裒金以賵之此已馳書懇潘溥之矣彼中惟成叔與之最厚當爲勸首亦須稍厚乃可此事不可緩若得之不可付其家恐妄用只遞來此間或留以俟榦之歸可也榦以先兄一房欲歸亦以未葬不容不歸既歸又不容遽舍之去遂決意就栗山之招然栗山去箕山與城中正相等身拘書院亦率一月方得一歸箕山歸亦一日復回不能久留以是事多有不滿人意處甚以爲撓榦又棄家遠在數百里外其況味可知所幸朱家兄弟皆在家庶免後慮耳聞昆仲淬厲甚力此吾人本分事不可不留心此間朋友亦只得課之作舉業以應試不敢爲高論以誤之也聞亦有一二人甘心不習舉業而留意於所謂僞者此亦難盡以責人也彥忠後事與之區處稍成倫理亦率得官券八十道以助之但亦尙欠得一兩月糧承欲爲糾率若得十餘千以助之亦佳偶有建陽人在此已報渠子弟矣千萬蚤爲辦此遞來城中諸公次第未必可率也近得渠子弟書卻頗能自守此差慰人意耳此間朋友甚思一見成叔若得五七日暇只取連江湯裏借問入溪路則至此不遠矣

榦山居甚適但朋友日課舉業講切殆廢爲可懼耳七月半間亦暫歸建陽八月半前復來此試前當得款聽教誨也少意昨承許爲陳彥忠作檀越昨已報其家令作十四五千主張矣其家已就妻兄處借去禾令妻兄就此支錢用不知如何或隨多少看得若干六月末旬內借一人送來爲佳恐榦七月內行期不定早得此錢使用度成叔必不忘挂劍之義也

榦衰晚試邑不敢憚勞歲月倏忽已一考半矣所幸上下相安可以逃責但思學業之不進齒髮之日衰

又爲可慮耳。嘉定己巳時宰臨川

幹素不治生業。孥累日衆。齒髮日衰。又不能坐視其啼號。冒昧試邑。以來升斗之給。不習爲吏。一切自爲法度。但知無一民不當愛。無一事不當理。日夜勞瘁。無頃刻寧。以是行年六十有一。而衰態可畏。又居官無蓄積。還家又復匱乏。去歲之夏。一至中都。部吏以爲文字不員。遂注令闕以歸。已絕意京秩矣。冬初。一二故人官於中都者。又謂可以料理。使其復來。留滯於此。已半年矣。班引之後。注闕甚難。云云王申先生在京注新淦宰時書。

幹諸況麤遣。無足道者。惟區處家事。今麤有條理。則可以安居靜養。以送此生耳。偶有少稟知縣家兄位小姪子。自知孤貧。刻意向學。偶因子方姪入都。遂附之行。欲經營漕試。日子已迫。不知尚可圖否。且此子怯弱疏拙。心甚念之。又不欲尼其行。已爲作林宗魯潘謙之書囑之矣。恐尊兄有能爲之地者。蒙介念甚。幸家兄頃丞沙邑。大參方親近。亦嘗獲拜識。不敢令其輒叩賓謁。家兄之孝友清苦。人所共知。若能爲宛轉。使不至冒暑徒行。幸甚。

幹抵家兩月餘。日望騎氣之至。近聞膚仲兄。乃知爲子華所誤。及得來教。又知體候亦少不安。吾輩縱浪大化中。凡事豈能盡如人意。要使在我有定見。而彼之往來吾前者。千態萬狀。不足以爲吾累可也。幹投老來歸。先廬無可栖宿之地。得法雲寺僧廬數閒。葺治居之。今已安如山矣。疏食飲水。亦可以老。更得如尊兄數人朝夕往來。則尤幸也。一出良勞。有司不明久矣。豈特士子一試而已哉。此亦何足爲賢者道。幹

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後生輩皆以爲讀書者充塞時文之具矣。必欲全不讀書。專念一文一葉者爲是。彼亦豈欺我哉。左右以年少便蒙不令讀書之號。此可以觀人物矣。勉之。彼不足與較也。榦無屋可以爲羣雛之庇。近得法雲寺居之。僻寂正拙者所宜。新正能下訪否。與成叔之子元蕭書

榦諸況如常。痰嗽不止。亦不足爲苦也。禮書既畢。日與二三朋友考訂。暇則相與番閱書。亦足自適耳。來教縷縷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投老來歸。頗覺鄉俗大不如二十年前。足下父子生平自負。卓卓如此。苟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亦不如且伸眉之爲愈也。嘗見陳子昭勸賢者。教兩令以習舉業。賢者力折之。此卻是子昭美意。亦是渠生平艱苦見得如此。今說得太高。纔經折挫。便就委靡。卻不濟事也。足下亦想未深知某之事體。只看後年正月下了致仕。則夫妻父子必至流離。此亦已先安排下此一著。對他不足畏也。春初虜入城。此閒有安下處。岳陽有一朋友在此。眞能任道者。恐其正月未即歸。早來聽其議論。甚可壯也。己卯

榦自夏閒爲氣疾所苦。至今未脫體。此病恐與之同死生也。更得兩三年在世閒。讀了所願讀之書。則可以無恨矣。潮陽之命。力以疾辭。已再上矣。以必得爲期也。貧固可畏。然亦留一介餓死做樣子。亦不須人人安飽也。新春和煖。亦能一出否。

榦辭免之命再上。竟未有處分。中閒都城大火。又復無暇及此。亦決不能復出。便做挂冠主張。遲速亦不

必論也賢父子何日入城近覺向來朋友講論不親切後未有不束之高閣者近卻有一二人眞可共學獨恨不得相與款語也

與鄭□□

榦愚不肖過蒙眷予之厚自惟怠惰深懼無以副期待之意尙勸有以教之乃幸扁舟浮江訪長者於象山之中以快平昔慕用之私不替寢食稍暇當求遂所願也

榦久不拜隸人之敬拳拳尊仰實切此心遞中兩承台翰之辱不勝感悚修城事誠知朝廷事力決未能及此但事屬利害不敢自默其行與否豈敢必耶鄭書先君之交游其令孫從宦於此豈敢忘之但同官亦多賢人又只得視人物之高下以爲先後薦舉之弊至此極矣亦不敢全不顧公議下半年尙餘一章更容相度也榦輒有誠切之懇冒瀆台聽紹興間一時先君輩行仕於朝有聲當世凡數家如任如鄭皆是也惟先君不事生產至今諸孫凡十三房皆無以自活榦之所以黽勉從宦者亦爲門戶之衰替耳非敢望榮免死足矣豈不願浮湛仕途爲門戶計加以名賢遞相推挽朝廷過聽超躐亦豈不願奔走以赴事功實以年齡頹暮精力衰弱不足以效驅策一去里閈凡十五年先君尙葬淺土墳墓皆無人料理兄弟五人今所存者第三家兄年已七十其窮到骨挈之來此則不堪扶曳捨之則又於心不安榦少不自量好從當世名勝游既冠而執經於晦庵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廬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墮汝其保之今先師

之亡十有九年矣。榦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仕。固足以恤孤窮。活孥累。然一行試吏。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所以前日上祠祿之請。蓋爲此耳。幸而得之。則庶可以了門戶之私計。承先師之雅志。榦亦得以婆娑丘園。諷詠遺書。以祈寡過。誠意未孚。不蒙俞允。蓋此意不能盡白。得相識書。皆疑其爲請築城不獲而求去。又謂與諸司恐有嫌而求去。朋友之言且如此。亦無惑明廷不從所乞也。築城之事。朝廷已令買木料矣。非不從也。便使不從。亦是公家之事。又何至怨望而求去耶。諸司皆賢。吳漕乃故舊。綦總尤相愛。爲州郡者。不過自盡其職耳。本無所嫌也。孟子云。不知者以爲爲肉。孔子之出處。人尚疑之。在榦則又何怪。既被不允之命。亦只得且安之。況災旱如此。又豈敢便爲求去之計。偶讀邸報。興國趙守持本路倉節。此則不容不力爲求去之計。蓋法令之所不許。物議之所不容。是以又不能自已也。趙娶晦庵之女孫。於榦以姻黨之親。榦之長學生。又與爲友壻。監司按察州郡。在榦繫是受察之人。以親察親。職事閒委有妨嫌。今再以公劄懇廟堂。尚幸侍郎力爲一言。使決得罷去。不勝千萬之幸。方今人物如林。如榦等輩不足比數。苟得祠祿。已爲過分。不足以勞朝廷之區處也。再有情懇。漢陽郡計有餘郡官之俸。差勝作縣。到此數月。用度漸廣。蓋親戚朋友未免有所責望。今所餘無幾矣。朝廷若畀以祠祿。歸家便有飯吃。乃爲大幸。若朝廷遂其雅意。便就侍郎求建寧太守一書。命下之日。便得幫請。尤感周旋之賜。

辭知潮州復鄭知院

斡辱朝廷之知遇恩寵至深至厚拔擢超躐皆出望外自知衰老甘自退藏豈期軫念下逮枯朽便當疾趨豈宜遲避竊念斡處世多艱氣血衰瘁自臨川得痰喘之疾今已十年矣忽於今夏五月之間結爲痞塊臥則沈伏行則膨腹一日之中半在牀衽起居百念愁憂亡聊自知此身旦暮不保已治丘壟誅茅其閒方將移居以便藏骨豈敢復有意於樂宦哉若勉強就道不過中途立見踣斃此決不可以不辭者近者習俗偷薄逐利忘義祖先墳墓有累年不拜掃者家君察院草葬於水泉砂礫之中家兄知縣之所藏亦爲螻螘所食諸孫中無一人自立者方日夜爲之經營庶年歲閒畢此二事今若捨之而去則存之與歿抱恨無窮門戶單微始祖墳墓亦爲強宗所侵銜寃抱痛無路自訴若不爲之經理則數年之後不可復認矣此皆至痛至切而不容捨者家兄見存者年七十有五飢窮至骨向來從宦分俸以養今雖家居亦得察其有無共其乏困今挈之以行固不可舍之而別亦不安諸姪飢寒亦費區處此亦皆人道之所不容已者又有難以告人者斡年方及冠從游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斡從學之久庶幾蠢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此耳斡又何足以辱其知遇之厚哉二十年來歷宦爲貧舊學日廢每一念之如負芒刺奉祠以來方得與朋友數人日夜討論漸成保社方深恨向者告歸之不早若復既歸而又出則安得面目復見文公於地下耶此則人心之事所至痛者而不敢以告人也斡家世雖貧素守詩禮自斡一從祿仕困於朱墨子姪輩氣習漸異前人非彼之不可教

此既不暇教之而游玩紛華之習反有以害之也兩年家居一守儒素方覺氣習漸變今豈宜啓之以故態耶人之仰祿爲子孫耳今既壞其心志則雖多藏以遺之是適所以資其愚不肖也此又憂深思遠之不容不然者閣下試以是數者而思之則榦今日之或出或處斷可識矣仰恃閣下之眷憐故敢布露心腹無非由中之言實無片辭矯飾非若世俗之以禮辭者欲望鈞慈特賜寢免

榦伏自昨者敬仲不得已之禱朝夕懍懍以俟方命之誅公朝眷憐俯從卑欲既脫州麾之責以叨祠廩之優於老且貧莫便於此且蒙鈞翰曲賜撫存化工生物之仁委曲懇到乃如此舉室感激未易名言惟是奇蹇之迹入春以來無日不病日夜思治尺牘以致二府之謝自念不敢以吏書爲禮而氣疾所梗莫難於據案以是至今未能畢緘府吏踵門忽復叨眞翰之賜跪誦三復大非衰賤所宜蒙至於憂勤宗社之意出處去就之宜當功業之方興而動婆娑綠野之念屈公相之尊而下友於山林之棄人盛德謙光可爲世法百拜十襲以爲子孫無窮之榮榦莫年多病百念灰冷儻得未就溝壑則溫尋故書以祈寡過向非朝廷大恩畀以祠廩則今已不免爲溝中瘠矣然亦有未能不過慮者祠祿正以補田租之闕則可以卒歲而無飢入春已兩月種不入土竝海之田鹹潮浸灌今雖得雨亦已無及近城之田皆不可耕山邑泉源沾足之田亦皆枯涸更旬月不雨則歲事已矣豈敢復望田租之入哉但聞旱勢頗廣則一家一月之利害不敢計也以公相燮調之力而以感召和氣變災爲祥者反覆手耳此特草野之過慮也或以一春無不雨之理然榦昨守漢陽郡自正月不雨以至九月飢民流離纍纍滿道傷弓之餘故誠不能不

過慮耳。幹老病日加。終日塊坐。舉動頗艱。生平不避勞瘁。晚歲自應如此。重蒙閣下軫念帷蓋之舊。特有珍劑之賜。雄附五十隻。鍾乳十帖。其品格氣味。皆非人間所常有者。寶藏服食。苟活一旦之命。無非大造更生之賜也。專使之回。輒扶病敬布謝悃。窮居不能端謹。伏乞鈞亮。

復林正卿

竊觀所論作易大旨。本於陰陽錯綜而成者。大意甚善。其所與本義之旨不同。而先生以爲不信。其大者亦不過兩端而已。先生則以易之作本爲卜筮。而夫子釋之以垂教。老兄則以易之作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借之以卜筮。此其旨若非有大異者。然如老兄之說。則恐於作易本意及易書本文。皆不能無失。亦不得爲小誤也。竊嘗思老兄之意。蓋以天地露許多機緘。做出一個圖書。聖人用許多工夫。看得一箇義理。今卻別無用處。只將來做卜筮用了。故必欲將作垂教之書。而卜筮特其一事。卻不知聖人於圖書之妙。義理之原。心通默識。則凡其見於日用之間。施設之際。固無適而非是理之歸。亦曷嘗棄之以爲他皆無用。而專以卜筮耶。至於一部易書。則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弗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則卜筮亦豈小事也哉。今必以爲教人之書。則非爲卜筮也。亦甚矣。況易書之文。所謂利。所謂勿用。所謂吉凶。所謂悔吝者。其文皆主於卜筮而發。所謂畜牝牛田獲三品之類。又於設教之意。亦且迂遠而難明。聖人著書垂教。本以開示後世。使人易曉。又何苦爲是艱深難

測之辭。以眩人觀聽哉。今乃捨是不言。而專指師比最分曉之卦。以爲設敎之書。則執一而不通矣。若作卜筮看。則所以如此則吉。所以如此則凶者。非義理之所寓。而未嘗不可以爲敎。必以爲非爲卜筮。則於作易之旨。易書之文。皆有所不通。幹之所謂亦非小誤者此也。大抵吾友天資淸勁。讀書不能平心以觀。故其失至於如此。試更思之爲佳。鬼神之說。大概得之。而亦有未盡者。偶收在家中。遇於公行。不及取以奉答。悉俟令姪歸報去也。有可垂敎毋惜往復。今以文王周公之辭爲卜筮分曉。故又欲以伏羲之易不爲卜筮。及至文王周公始借是以爲卜筮。則亦自覺其說之不通矣。自覺其不通。而不肯捨。遂欲將伏羲孔子作一樣說。文王作一樣說。孔子於文王周公卜筮之中。闡而爲垂敎之意。乃是有功於易。文王周公乃於伏羲垂敎之義。抑而爲卜筮之用。則是得罪於伏羲大矣。卜筮旣爲不切之具。而文王周公乃用一生工夫。壞卻伏羲一部義理。是何不知不仁之甚耶。如此。則孔子便當削文王周公之書。而專使伏羲之意。又乃祖文王周公之後。爲人注解不切之書。何耶。此其說不通之甚者也。

與潘謙之

幹此閒糧食雖已竭。而治生蠹有倫理。朋友相聚。人之多寡不必論。但得臭味相似。庶幾交相切磋。以張吾道耳。今所賃屋。不知何地。人少則東山桑溪小寺中。亦可以爲終歲之聚也。若得蚤定。庶歸來便得讀書爲佳。歲月易度。若非閏月。則春已莫矣。契兄昆仲及成叔兄弟能偕來否。先生衰病氣滿筋攣。然修書誨人之意。未嘗頃刻忘也。吾輩可謂嬾惰之甚者。當相與努力。以副其所期也。今歲之集。更須倍加功。以

補此空閒之月乃佳。鄙意欲每日相聚。共看經史文集。不以長少各立程課。庶一日有一日之益。不至虛辱朋友之意。尊兄更爲熟思法度見教。

榦十二日登舟。十七日早已抵家。朋友相候之久。重以爲愧。生平僻執誤事如此。可以爲戒也。縣學極齊整。又日瞻先聖以爲依歸。莫大之幸。不知尊友能一來相聚旬月否。兩月得侍先生誨論。方悟向來學問差處。尤欲與朋友共正之。齋中規矩。只得十分嚴整。不然。誤人子弟。罪有所歸也。廿一日入學。廿二日便略與諸友擬試。俟補試後諸友齊集。鳩金買牲。舍菜於先聖。遂講光齋之禮。初一日卽立定規繩讀。大略如此。恐吾兄欲知之也。

尊兄久寓京城。朋友相信。向亦不妨講學。又得賢主人。亦無日而不自得也。富貴說甚平正。然卻不如書中所說之痛快也。蓋說中大抵是歸之於命。其意以爲可曉愚人。然人心蠹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尙有餔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此中絕難得朋友講學。已約蔡伯靜數十朋友爲季集。一年亦得四次相見。各述所見。以相質正。庶幾不至寂寥之甚。但亦未有成說耳。

榦近在廿泉。因與林正卿講及一貫忠恕一章。見其所說毫釐之差。而於古人之意全不相似。乃知吾人講學。不可不與朋友共之。以此欲與兄款聚之意甚切。計八月間彼中諸事已畢。千萬撥置爲我一來。但至此不能走見。反欲坐致從者。爲愧已甚。計兄亦必不我怪也。

幹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睠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發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易與俗人言哉。安得一見相與劇論哉。